朝鲜半岛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金　雄

(延边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摘　要: 半岛的朝鲜民族是命运多舛的民族。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思维,美国一直把朝鲜半岛地缘政治作为一种工具,搞“边缘的地带战略”,在日本、韩国驻军,构建亚洲“小北约”,企图控制朝鲜和整个东北亚。现已进入 21 世纪,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平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时代主流。当下美国也意识到尊重朝鲜核心利益的必要性,否则逆全球发展大潮而动的同时难保自身安全。朝鲜民族在挫折苦难中已形成忧患意识,一直待机东山再起。正逢当今世界与朝鲜唇齿相依的中国的崛起,给朝鲜半岛特别是朝鲜的开放发展提供了政治安全上的依托和社会发展上的经验,使朝鲜弃核有了底气,向外界开放也有经验可鉴。朝鲜正把握着自己民族的命运,逐渐自觉地融入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为和平发展创造条件。尽管有各种对立因素的存在,尽管消除比消灭对立因素的过程要长,但这恰恰蕴含着朝鲜半岛为永久的和平发展创造可期待的愿景。和平发展是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忧患意识;民族命运;和平发展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9)06-0057-10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大幅提高。朝鲜在中国的影响下,于 2018 年 4 月,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战略路线,重视经济建设和民生发展。这在深层意义上,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和民族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2019 年 6 月,习近平访朝前夕,在朝鲜媒体发表的《传承中朝友谊,续写时代新篇章》一文中明确表示:“中方将坚定支持金正恩委员长带领朝鲜党和人民贯彻落实新战略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新的更大成就。”习近平在文中还指出:“中朝两国和两国人民都是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弥足珍贵。我们高兴地看到,在金正恩委员长正确决策和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半岛和平对话的大势已经形成,政治解决半岛问题面临着难得历史机遇,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期待。中方愿意和朝鲜同志携手努力,共谋实现地区长治久安的大计。”[①]在习近平 6 月 20 日至 21 日访朝之后,据报道韩国总统府青瓦台 24 日宣布,特朗普参加完 G20 大阪峰会后,将在 6 月 29 日至 30 日正式访问韩国。而且在这之前,金正恩与特朗普有过“亲笔信外交”,在互通信函中,双方用了“很棒”“很友好”的词汇形容对方信中的内容,这为打破僵局营造了氛围。实现了第 3 次板门店“金特会”的握手,加强了朝美双方的信任。总之,改善朝美关系,双方要共同创造机会,还要善于把握机会。机会是“在万千因子运行之间,努力加上自己的万千分之一的力量”。善于驾驭机会者,必须读懂“机会”。当前给朝鲜半岛改变命运机会的“窗口”很小,其背后深层的内在联系极为复杂。本文仅从半岛的地缘政治规律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及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势谈一点认识,意在为改变朝鲜半岛的命运。为朝鲜半岛走上永久和平发展的道路扩大思维空间。

收稿日期: 2019-08-30

作者简介: 金雄,男,吉林延吉人,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① 习近平:《传承中朝友谊,续写时代新篇章》,《光明日报》2019 年 6 月 20 日第 1 版。

一、地缘与朝鲜半岛命运的关联

国家的地缘可称作是"国际关系物质基座",①具有特有的地缘秉性和地缘动能。地缘作为一个国家的平台是国家命运的基座,也表现着国家行为者的命运。

地缘意识具有二重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一是表示国家领土领海的界限,一是表示国家领土领海与周边邻国接缘的连接线。地缘是地域范围的表现形式,而地域和地域的大小范围是一个动态系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②就朝鲜半岛的地质形成而言,就是一个动态的产物。人类最早追溯到洪积世时期,据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的研究,在新生代第四纪洪积世,冰川的作用使朝鲜地域向日本海延伸,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曾以陆桥的形式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来往。直到一万多年前的全新世,海岸线和气候急剧变化,新地层的形成和侵蚀愈加强烈,冰川融化,海面上升,朝鲜狭长地域向南延伸到日本海南部与日本列岛接壤的所谓陆桥被淹没了,日本成为孤悬海外的一个岛国,朝鲜与大陆接壤成为朝鲜半岛。这种东北亚地域的地质运动使朝鲜半岛与日本互为地缘国。

历史上朝鲜半岛地缘形式多有变化,其变化大多都体现在地缘政治关系所导致的地缘变化和国家民族命运的变化。"随着王朝的变迁,两者之间国土边疆多变不居,国民栖息常迁徙交错。"③在公元前 221 年至前 206 年,朝鲜仅为半岛北纬约 40°以南地域,北纬 40°为地缘线,地缘线以北与沃沮相邻,而沃沮再往北与肃慎相邻。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朝鲜半岛弁韩、马韩和辰韩在北纬约 38°为地缘线,在地缘线以北与濊貉为邻。公元 581 年至公元 618 年,朝鲜半岛的地域,由中国的辽东半岛退回到约北纬 40°为地缘线与中国大陆接壤。④ 自公元 1392 年,朝鲜半岛历史上继高丽之后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统一王朝即李氏朝鲜王朝,使朝鲜地域相对稳定,直至今天的地理版图即人们通常所讲的"三千里江山"。

地缘虽说是地域大小的表现形式,但是一个国家的地缘关系就是政治关系,也就是国际社会所常讲的"地缘政治"。最早提出地缘政治学概念的是 1899 年瑞典的政治地理学家鲁道夫·契伦,他将地缘政治视为"将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空间现象的理论"。大英百科全书中将地缘政治解释为:"是一种关于地理对国际关系中权力关系影响的分析。"⑤从而可以领悟,地缘政治关系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各种关系的基本关系,国家的命运是在国际社会的关系中存在。朝鲜半岛在有史记载以来,如司马迁《史记·朝鲜列传》、高句丽人早期编撰的《留记》、百济《书记》、新罗《国史》、《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以及《高丽史》等,其中所反映的朝鲜半岛地缘大小变化形式,都是由地缘政治关系所决定的。地缘政治关系也关系着国家民族的生存变化与发展。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詹姆斯·菲尔格里夫所撰写的《地理与世界霸权》中指出:"历史舞台的设置部分源自自然力,但是设置本身也一直在被舞台上的'行为者'(actor)改变着,随着时光变迁,舞台的设置会出现大幅的变化,而这些新的变化或设置反过来又将影响之后的场景"。⑥ 所以说地缘的变化与地缘上的"行为者"的历史创造是分不开的。历史上的英雄在历史争战中攻城夺地,所制定决策都以地理条件为前提条件。拿破仑有一句名言:"环境?我一手创造了环境。"而滑铁卢的失败使他不得不承认地理条件是制定所有政策不可或缺

① 葛汉文:《国际政治的地理基础》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 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 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6 页。
③ 朱芹:《新时代中国的朝鲜半岛战略与角色》,《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第 5 页。
④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8 册)。
⑤ 转引自李红梅:《地缘政治理论的演变及特点》,《国际展望》2017 年第 6 期,第 95 页。
⑥ 詹姆斯·菲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龚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 页。

的重要依据。① 其实,地理本身是自然现象,人一旦占有了这个地理位置便会产生地缘意识。地缘不管是作为舞台去理解还是作为一种环境去认识,它必须纳入环球中去思考,才能对地缘与地缘政治有个明确的认识。根据美国著名地缘战略学家,被称为“围堵政策之教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所著的《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对其地缘政治一说作了本质性的说明,他说:“地缘如同世界性位置一样,区域性位置也体现了任何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内地理事实的意义。正如世界性位置必须从两套参考系统——地理和历史方面进行考虑,只有将一个国家周边的地理、历史、政治意义全部纳入考虑范围之内,该国区域性位置的全部意义才能够完全呈现出来”。② 丁力撰写的《地缘大战略》一书引用历史上顺治皇帝的一句话叫“万里江山一局棋”,来阐明所谓的地缘政治。在中国历史上,顺治皇帝视野开阔,他把地球表面比作为棋盘,体现在棋盘上的国别与不同国别的军队、战略、战术和国家政策,作为有形和无形的棋子,彼此博弈。而博弈充分体现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处于这个棋盘上的国家,由于地缘的棋盘凹凸不平,地势各异,当把它参与到政治博弈之中,其变数不可胜数。其中地缘只是决定胜负的一个平台,一种客观条件,要取得博弈胜利的重要因素是国家的实力和人的高超智慧的实践。由于国家大小、强弱不等,体现出国家实力的不同,往往强大的国家具有操纵博弈的主动权。博弈也不完全是“零和”游戏,也有和棋,相互握手的时候,也有对手双方双赢和多赢的时候,关键是掌握主动权的大国强国如何引领的问题。二战后世界处于美苏两大强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时期,把朝鲜半岛从“三八线”划界,分为南韩北朝两个政治实体的互为相邻国家,在韩国有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驻守,同时在日本也有更强大的美军基地驻扎,韩日的美军不仅控制了东北亚,也死死地控制住了朝鲜半岛。韩国已成为没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在美国军事力量的威胁之下艰难的生存着。近些年,朝鲜面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为保自身国家安全,走上了发展核导的道路,这对东北亚来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美日韩中俄相邻国家的高度关注。朝鲜多次的核导试验遭到了联合国步步升级的数次制裁,人们不禁想,朝鲜和朝鲜半岛向何处去?

朝鲜和朝鲜半岛至今不能改变冷战时期的命运,其根本原因是半岛问题主要矛盾方面不能从积极方面利用地缘关系去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和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正处在变化之中,从地缘角度来看,中国是朝鲜最可信赖的战略大后方,是朝鲜政治安全特殊与可靠的依托。而且中国实施“亲诚惠容”的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在和谐邦国中具有无处不有的影响力,首先中国与最大邻邦俄罗斯结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在中俄朝“一眼望三国,鸡鸣震三邦”的最佳地缘优势下,为朝鲜国家的安全提供了最可靠的外在条件。在这种地缘条件下,朝鲜弃核导应有足够的底气。但是朝鲜半岛问题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必须用辩证思维加以梳理,这就需要看到朝鲜半岛问题的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中的利益攸关方。利益攸关方为六方:朝、韩、美、中、日、俄,同时必须要兼顾六方的利益诉求;矛盾的主要利益方为四方:朝、韩、美、中。中、韩是半岛去核化的重要促成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主要矛盾方仍是朝、美。③ 朝鲜是去核化的内因,美国是去核化的主要外因,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过去美国对解决朝鲜核导问题采取的是以高强度军事力量的“极限施压”和利用联合国多次制裁等手段,但都毫无奏效。从美国逼迫朝鲜弃核导的目的来看,其一是解除朝鲜核武器和投送工具对美国本土的潜在威胁,其二是推翻朝鲜现政权,以朝鲜拥核为由,加强与韩、日的军事关系,构建亚洲版“小北约”以控制整个东北亚。所以,美国的“极限施压”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且是适得其反,对促进朝鲜内因变化不但没

---

①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②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边缘地带的战略》,俞海杰译,第108页。
③ 罗援:《半岛无核化的辩证法分析》,《环球时报》2018年5月23日(14)“国际论坛”。

有正确的通道,而且会导致内因加固“防火墙”。

中国则与美国解决朝鲜核导问题的目的和方法截然不同。中国一直坚持政治解决、外交解决、谈判解决。因为中国是为朝鲜的生存发展做工作,正如研究朝鲜半岛的有关学者指出:“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重大转圜,南北关系迅速改善并升温,朝鲜与周边相关大国的关系也出现了系列良性互动。”①特别是朝鲜主动释放善意,在 2018 年主动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改善与韩国的关系。“而朝鲜关系这一‘内生性变量’对半岛局势的演进产生日趋重要影响。”②释放在朝扣押的美国人,主动提出与特朗普对话,向美国伸出橄榄枝,承诺废弃核设施,最终实现无核化,向美国移交美军战争遗骸等。韩国也从民族大义出发,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实现了板门店会谈,并共同发表了《板门店宣言》,促使朝鲜半岛危机逐渐走向和缓。特别金正恩在去新加坡与特朗普会晤之前的两次访华,即体现朝鲜领导人主动解决朝鲜核导问题的积极愿望,也表现出中国对朝鲜去核导意愿的积极支持。在关键时刻中国都给予关键性的帮助。朝鲜对外开放的心愿,中国坚定支持,对外开放的经验中国积极提供。第一次新加坡的“金特会”,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是中国给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提供的中国民航专机抵达至新加坡的。今年 2 月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朝美峰会虽然没有达成任何结果,但金正恩所乘专列,穿越大半个中国顺利安全到达河内,返程也按原路。中国对金正恩的往返安全提供了可靠保证。可见,中国所处地缘的外因条件已经打开了朝鲜内因的核心通道,促使朝鲜内因产生重大变化而迈出重要的一步。在中朝建交 70 周年的历史性时刻,习近平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对于如何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方尽全力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在解决的进程中,不断总结经验,为从根本上解决朝鲜和平发展问题积累和创造条件。金正恩表示对过去一年多来朝方为解决朝鲜半岛核导问题,做了多方面的努力,采取了许多积极举措,但没有得到相应的积极回应。而中方为帮助解决半岛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真诚表示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为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做出不懈的努力。

对于美国来说,朝鲜的核导问题美国作为主要矛盾一方,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对于美国来说是外因,而美国是内因。多年来,美国高强度军事威逼,使朝鲜为了自己国家的安全而走上了核导的道路。朝核,成为世界从未见过的危机。这种危机实质上是美国一手制造的,造成朝鲜拥核,使朝鲜站在世界对立面的立场。美国是世界霸主,朝鲜与美国的实力相差极为悬殊,当然“世界”与朝鲜的实力差距就更大了。但是朝鲜却似乎做到了“单挑”美国乃至“全世界”,实现了某种“平衡”。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加安理会共同这样施压其他任何一个朝鲜这样规模的国家,大概都能够很容易把它压服,但是朝鲜成了例外。其主要原因是美国让朝鲜弃核只作为一个口号,而围绕它派生出很多其他目标,使与朝鲜在地缘上相邻的中国、俄罗斯等国都受美国“边缘地带的战略威胁”,使朝鲜弃核问题在国际努力上出现混乱局面,从而为朝鲜核导活动坚持下去提供了空间。中国让朝鲜弃核是首推者。而美国从四任美国总统与三代朝鲜领导人斗法过招来看,克林顿从剑拔弩张到成为“老朋友”,小布什从“邪恶轴心”到“亲爱的委员长”,奥巴马好像深得“蟒蛇派”精髓(通过缠绕让你窒息),这些过招皆无奏效,“谈—崩—谈”,美朝“单曲循环”25 年,③如今特朗普真正意识到朝鲜核导问题,已使美国面临安全威胁的问题,而特朗普在“火与怒”之后,不得不冷静考虑,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和“双轨制”等举措,特别中国从不同渠道促使“6·12”朝美新加坡的“世纪握手”。尽管特朗普已说“朝鲜构成的核威胁不复存在”,不时又改口为来自朝鲜核武库的“异乎寻常的重大威胁”为由,将延长对金正恩政

① 孟庆义:《朝鲜半岛统一进程及中国战略选择》,《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4 期,第 5 页。

② 朴东勋:《朝韩关系进展对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及中国战略考量》,《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第 12 页。

③ 陈圣源等:《谈—崩—谈,美朝“单曲循环”25 年》,《环球时报》2018 年 3 月 16 日(7)“深度报道”。

权的制裁。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言论,但冷静分析恰恰说明朝美弃核导问题的复杂性,应理解为“朝美+”。不管矛盾怎么复杂,美国维护自己的安全必然是放在首位的,让朝鲜弃核导是当前首肯的任务,而其他连带的目标,在当今美国国力退缩的条件下都是多余的劳神。朝鲜弃核,美国从韩国撤军,撤“萨德”,最后也应从日本撤军,彻底改变早已过时的冷战思维,让朝鲜半岛、让东北亚恢复原有的地缘政治生态。这才能使朝鲜半岛和朝鲜民族共享和平环境下生存发展的命运。

在东北亚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如“壬辰卫国战争”“大东亚共荣圈”以及今天美日韩的“小北约”等,都企图改变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但都好景不长。在东亚汉文化圈中传承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其精髓决不会因时代久远而褪色。“到了现代,儒学思想再次更新”。① 法国思想家克罗奇提出一个千古名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②历史是精神的活动,只能活在当前,而不是死去的过去。今天重温儒家思想“本源之圣:天命的倾听”。③ 朝鲜半岛朝鲜民族的“天命”,是朝鲜民族生存发展的对象化的结果,朝鲜半岛是朝鲜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缘线,也是对外开放发展的连接线,朝鲜半岛的命运永远会掌握在朝鲜民族的手里。朝鲜半岛的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历史命运,不能像过去所理解的那样,把社会发展看作是在人的活动之前和人的活动之外就预先存在的东西,是先定的、既成的直接现实,好像某种事物一出现,它的发展规律就形成了。而应遵循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中所说的,历史命运“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④ 朝鲜半岛朝韩两国作为同一民族主体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伴随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条件,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去寻求适应自身发展的规律,掌握自身发展的命运。而命运这个关键词按照东方传统文化所阐释的理论是“形依神,形不坏;神依性,神不灭。知性而尽性,尽性而至命。”。⑤ 按此生存命运之理,对“形依神”的“形”应理解为朝鲜半岛朝韩国体之形;“神”应理解为朝韩民族之精神、智慧和民族文化等。对“知性而尽性”的“性”,按《周易·说卦传》中所说“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可见其“性”的本意是穷究事物的内在之理和固有特性,以至于在“尽性”过程中尽力探索事物发展本质规律。所谓本质规律,也就是本文所要阐释的朝鲜半岛命运所必须走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

二、东北亚传统文化是改变朝鲜半岛命运的智慧和力量

在赖以生存的地缘和矛盾错综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朝鲜半岛作为国家和民族,在与命运抗争的漫长历史中创造了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为民族的变化进步和发展,不断提供智慧和精神力量,也在历史中多次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朝鲜民族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朝鲜半岛在历史上被称为“东方宁静的晨曦之国”,据《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还有《史记》记载:“在东表日出之地,故号朝鲜。”朝鲜民族在历史上是同中华共文明的民族,据朝鲜朝末期的大学者李圭景(1788—1856)在《东方旧号故事辩证说》一文中说朝鲜是东方“君子国,礼仪邦,小中华。”在朝鲜半岛哲学史中也充分阐释了朝鲜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文明智慧的民族。如《三国遗事》记载的“万波息笛”的神话,神话故事讲述的是东海有一座小山,向感恩寺浮来,山势像龟头,上有一根竹子,白天是两个,到夜晚合成一个,这竹子时分时开,合时产生响声,联想物体合时有声音,于是取竹子做笛子来吹,笛声响,天下合一。故以“万波

① 高星爱:《现代新儒学在韩国的发展研究》,《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13页。
② 星汉编著:《哲学其实既好看又有用》,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版,第97页。
③ 黄玉顺:《爱与思》(增补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6页。
④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⑤ 尹真人传:《性命圭旨全书》,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40页。

息笛”神话暗示人的理想。“此竹为物,合之然有声,圣王以声理天下之瑞也。王取此竹,作笛吹之,天下和平。”①可以说神话“是人的世界伸向神的世界的投影”。神话实质是人话,是人的文化创新的思维翅膀,是人以吹笛之乐,乐治天下的理想化。又如《三国史记》所载鸾郎碑序文说:“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倍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做,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②此碑文序所言鲁司寇指孔子,周柱史指老子,竺乾太子指释迦牟尼,而风流道,即玄妙之道,“接化群生”之道,亦即生生之道谓之《易》。古代朝鲜为“东方宁静的晨曦之国”,正如《周易》所言:“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乎,承天而时行”。古代朝鲜被誉为“君子之国”,亦如《周易》所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这些凝聚着朝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最近在中国出版的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自传《命运》一书中“致中国读者”(代序)中说,与中国“几千年文化上的相连,让我们两国结下了不解之缘,难分难舍,这就好比人与人,邻居与邻居的相依相伴,彼此生活在一起。”③这里所说的就是东亚汉文化圈内的相邻相伴,在历史上所共同践行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谐万邦”“和而不同”“和合”“和平”“睦邻和好”等文化理念,而共振“东亚文明”。这种文明在历史上不断倡导不断振兴,其原因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论哪种人类的行为,都可以为是它的反对方面的‘节欲’…… 顶好是想一想斯宾诺莎(spinoza)的这个命题:规定即是否定。”④在东亚历史上之所以不断倡导和振兴东亚文明,正是因为它的反面存在,所以古圣先贤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而在古代高丽民族同样强调“忧患意识”,高丽太祖王建在《高丽十训要》中指出:“安不可忘危”,敬劝文武官员对此言“出入观省。”⑤多难的民族是忧患的民族,而理性的忧患意识方可救国兴邦。

在朝鲜民族文化哲学中,没有因挫折、磨难而失去希望的理念。不管什么原因所造成朝鲜民族的艰难和挫折,都不以仇报仇。在朝鲜民族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作为沉淀在自己民族本身内心里的情感,而且这种忧患意识融入朝鲜民族的文化血液中,成为朝鲜民族延续发展、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朝鲜半岛的忧患意识是在多难中形成,在多难中深化的思想。公元 676 年,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到 8 世纪末期,贵族起义和暴动导致新罗分裂。938 年,建立高丽王国,再次统一朝鲜半岛。1231 年,蒙古入侵了高丽。1392 年,李成桂建立李氏王朝。1644 年,清朝将朝鲜改为附属国。1894—1895 年,日本打败朝鲜,挑起中日之战。1904—1905 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朝鲜半岛。1910 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半岛。1919 年,独立运动遭到日本的血腥镇压。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在朝鲜半岛大力发展工业,为侵略中国提供军用物资,朝鲜半岛成为日本廉价劳动力和供应地。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半岛从北纬 38°分裂,北部由当时的苏联支持。1950—1953 年,朝鲜战争爆发,38°线南部美国介入,北部由中国援战,最后,朝鲜战争于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⑥ 1991 年,朝鲜半岛南部韩国和北部朝鲜分别加入联合国,这是二战后冷战形成的结果。总之,从古以来,朝鲜民族历经外来的侵略、屠杀、掳夺,多少生灵涂炭,形成了民族的忍性、韧性和忧患意识的文化特征。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在“哲学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中说:“朝鲜人两千多年的文化历史证明朝鲜民族是坚强不屈的民

---

① 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上),白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2 页。

② 魏常海主编:《韩国哲学思想资料选辑》(上),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0 年版,第 4 页。

③ 文在寅:《命运:文在寅自传》,王萌译,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 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1867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748 页。

⑤ 魏常海主编:《韩国哲学思想资料选辑》(上),第 127 页。

⑥ 亚当·哈特·戴维斯主编:《全球史——从史前文明到今天》,龙桑田、高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580 页。

族,他们敢于与命运抗争,从不放弃希望。”①他们面对力不能压邪时,采取忍受退让的态度,忍受为了东山再起,退让为的是发展。在历史上,他们曾经忍受过巨大困难,也迎来过晨曦。“刀砍硬骨骨更硬,大刀断水水更流。”有人说,国家的历史就是国家的宗教,因为它是一面镜子,知兴替,鉴未来,彰显发展规律,这就是国家的宗教也是哲学。民族要做自己历史发展规律的“信徒”。朝鲜半岛文化,既是朝鲜一代一代民族精神的升华,也是朝鲜半岛历史发展形成的一面镜子。在历史发展中,文化与宗教都是一种民族的精神力量。

朝鲜半岛文化是与佛教护国思想统一起来的文化。朝鲜半岛是历史上饱受挫折和磨难的国家,于是将超脱的佛教纳入佛法护国的治国方略中,深化文化的哲学内涵。高丽太祖王建在《高丽十训要》中的第一条就讲诸佛护国的重要,指出:“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谒,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② 朝鲜半岛接受佛教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三国时期。从文献记载来看,372 年,前秦僧侣顺道进入高句丽传教;384 年,印度僧侣摩罗难陀从东晋来到百济传教;417 年,高句丽僧侣墨胡子来到新罗传教。自高丽统一朝鲜半岛以后,大兴佛教。③然而,朝鲜半岛的佛教虽从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佛教,但朝鲜半岛坚持“不同而和”的思想,在“和合”意识指导下,体现诸佛并立,互不争夺,各尽护卫之力,坚持佛教卫国。在朝鲜半岛的寺庙里,通常都有一座山神阁,供奉的是与佛教全然无关的山神。它源于中国古代的道教信仰,也源于朝鲜民族所固有的泛灵论思想。此外还有一座七星阁,供奉的是与佛教无关的北斗七星,也来源于中国古代的七星信仰。这两座阁,都是中国和日本的寺庙里所没有的,反映了朝鲜民族善于融合各种信仰的智慧。佛教融合与朝鲜半岛文化哲学是统一的。不能融合,往往是相互争斗,斗则两伤,不如和谐相处。朝鲜民族崇尚佛教哲学,取的是“中道色彩”。朝鲜半岛是小的国家生存在大国中间,持中、守中艰难,就因为“难”而凸显“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有忧虑和不断反思的意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哲学的认识方式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背后的反复思考。”黑格尔还把“反思”形象地比喻成“密涅瓦的猫头鹰”。④ 猫头鹰在西方世界代表智慧、理性和公平,猫头鹰是夜间出游的动物,它善于观察白天明亮喧闹世界背后的秘密。忧患意识恰恰体现了这种反思的哲学。而反思的哲学是与佛学相通的。因为世间万物,通过反思才深刻,看破无常,“有漏皆苦”,⑤忧患救国,苦难兴邦。

在历史上佛教盛行的朝鲜半岛,对“有漏皆苦”的佛道也是深谙其道的。此道法与忧患意识有本质联系。“漏”是梵文的意译,意为“烦恼”。而烦恼产生于“业”。业,梵文的意译指一切身心活动。⑥ 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痛苦、烦恼都是由国家或民族的“业”因所致,国家或民族的主体的思维运作决定民族命运。佛学说到底是哲学,正如恩格斯在《世间论》中说:“人类到释迦牟尼佛时代,辩证思维才成熟。”⑦朝鲜民族的忧患意识与佛教讲“有漏皆苦”是辩证统一的。《周易》讲有“时”、有“势”、有“位”,但无“果”,其道相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有变化发展时机,有强弱发展之势,有地缘位置,但永远没有终极结果。从《周易》整个六十四卦大循环来看,同样无“果”,其每一阶段的过渡,依然是“既济”而“未济”。⑧ 这将带来无数痛苦和烦恼,不断成仇、成怨是难免的。如果以仇报仇、以怨报怨,回报的只能是双方的葬礼。因此,成仇、成怨不如化为忧患

① 金大中:《金大中哲学与对话集——建设和平与民主》,冯世则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5 页。
② 魏常海主编:《韩国哲学思想资料选辑》(上),第 125—126 页。
③ 邵毅平:《半岛智慧》,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9 页。
④ 星汉编著:《哲学其实很有趣》,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 年版,第 7 页。
⑤ 索达吉堪布:《残酷才是青春》,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3 页。
⑥ 宗教词典编辑委员会编,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82 页。
⑦ 转引自索达吉堪布:《残酷才是青春》,第 182 页。
⑧ 徐文新:《思维之翼》,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58 页。

意识。“忧患”是一种心理活动,是一个永远活着的思想。由忧患化为道的路径应是消除敌对,而不是消灭敌对。朝鲜半岛由其地缘条件和历史的发展综合儒释道各种文化的智慧,特别宗教“从古至今一直是中朝韩的‘黄金纽带’”,①它丰富了朝鲜民族文化的哲学内涵,并在自己所占有的地缘条件,以丰富的智慧驾驭周边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常言道:“伴邻如伴虎。”历史上北有沙俄帝国,东有日本强国,西有中国的毗邻,在国际社会江湖险恶的环境中,又无力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条件下,回顾从三国统一新罗的远交近攻、合纵连横到高丽王朝,周旋于大陆辽朝(契丹)、金时期(女真)等王朝之间;从大陆机敏而现实地弃旧迎新,在元、明之间,明、清之间,清、日之间,到与宿敌日本度尽劫波,难泯恩仇的智斗,以及近现代处于东西方冷战的前沿的左右辗转,使朝鲜半岛就靠这忧患意识“保持住了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人种特点”。②

忧患意识,在朝鲜半岛不是理论的说教,而是渗透在民族的血液中,在朝鲜民俗文化中体现较为普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民歌是《阿里郎》。《阿里郎》是体现朝鲜民族忧患意识的民间歌曲。据传,“阿里郎”一词是由“我耳聋”“我难离”“我离娘”“阿娘传说”“阏英夫人”等意思演变而来。一般认为它产生于 19 世纪封建社会末期,但其中最引人共鸣的部分是很早以前就已在广大民众中演唱。歌词反映封建社会里被掳去服劳役的民工们思念家乡妻子儿女之情,或表露夫妻离别相思之苦,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则表现失去祖国的朝鲜民族同胞受奴役和折磨的悲惨心境。③《阿里郎》体现朝鲜民族忧国忧民的心声,是忧患意识在民间的生动传歌。虽然《阿里郎》歌词在民间不断改动,但都没有改掉夫妻的分离之情和国难民悲之情,深刻彰显家国情怀,把民族的忧患意识藏在心里,把民族的悲伤流唱在乐曲中。让情感激起民族的精气神,让忧患意识转化为面向未来追梦的信心。

半岛的朝鲜民族也同中国一样,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充满智慧的民族。中国已经成为发展的强国,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今天,相信朝鲜半岛也会同中国一样,不断改变自己的命运,在实现和平、合作和共同、持久安全中,携手走上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同体的道路,共建美好未来。

三、半岛的命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

朝鲜半岛的问题是二战后冷战的产物。20 世纪 50 年代国际社会喊得最响的口号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自由”,而朝鲜半岛人民还没有完全获得自由,并且命运多舛。随着全球和平发展主流的奔放,对二战后冷战留给朝鲜半岛不公正命运的改变应是大势所趋。

国家从地理角度讲叫国家的地缘,有地缘才有与地缘连接的邻邦,邻邦也是“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周边也是发展变化,错综复杂之地”。④ 与邻邦的各种关系体现地缘政治。这种政治从正能量上讲,应是以邻为善、以邻为伴,“亲望亲好,邻望邻好”。坚持“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从负面上讲,伴邻如伴虎,以邻为敌,以邻为壑,远交近攻,把地缘政治作为为自身利益服务的一种工具。这两种观念,其实是两种地缘的政治路线。由这两种路线的选择所派生的各种繁杂的关系,就是国家命运的本质联系。用这种本质联系的观念观照朝鲜半岛的命运,能改变朝鲜半岛命运需要国际社会共同走体现正能量的地缘政治路线才是朝鲜半岛的幸运,也是东北亚及全世界各国的幸运,也是顺应全球和平发展大潮的需要。

当今,如何处理好朝鲜半岛问题,朝鲜方面的核心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有机统一是关键。当今,朝美新加坡“金特会”的成功举行,虽然越南河内的第 2 次“金特会”和第 3 次“金特会”没有达成任何结果,但并不是失败。在 21 世

---

① 穆禹含、李官福:《中朝韩文化共同体的心灵史诗》,《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3 期,第 89 页。

② 邵毅平:《半岛智慧》,第 194 页。

③ 郑判龙、金东勋主编:《简明韩国百科全书》,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47 页。

④ 马荣久:《论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国家角色》,《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2 期,第 16 页。

纪的国际政治中有一种新逻辑,这种新逻辑所显示出的一种力量,虽然看起来是一种完全不可能的事,却可以推向可能。当今国家的核心利益是各国人民的利益,它的根基是世界,想用任何强大的武力去摧毁别国的核心利益,最后只能成为麻烦的制造者,丧失自己的武力形象。只有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样的妥协才能在国际政治规则中得到认可。

从朝鲜和韩国所处地缘来看都不算是大国,但却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因为世界是平的,大小国家命运是相关联的,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孤立地去看,其中不但有地缘关系,还有地缘政治关系。任何一个大国想独霸天下没有权力,想独步天下没路可行。处理朝鲜半岛问题不单是美国与朝鲜的问题,与是世界整体性问题。大小国家在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各个国家都有相对独立的核心利益和重要关切。没有这些的存在也就没有世界的整体利益,而世界的整体利益表现为各自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所以,国与国之间在核心利益上相互让步妥协,是国际政治规则的必然。也正如曾仕强的《易经的奥秘》中所讲到的“大有卦”和“同人卦”揭示的道理,“世界只能大同,无法一同”。① 世界之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这个道理上讲,朝鲜的核心利益、美国的核心利益虽然各异,但都是共同的利益,尊重别人的核心利益就是对自己核心利益的尊重。不要因同灭异,而要求同存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应让朝鲜半岛顺应世界发展大势,“自美其美”,同享人类发展繁荣的福祉。

朝鲜半岛的问题,其主要矛盾是朝鲜与美国的矛盾问题,这种矛盾同样也摆脱不了辩证法规律的支配。马克思 1853 年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评论文章,文章虽然是针对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而论的,但马克思阐明了一条“两极相联”的伟大真理。马克思说:“‘两极相联’这个朴素的谚语是一个伟大而不可移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所离不开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离不开开普勒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②朝美“6·12”的新加坡握手也同样具有世界“两极”握手的意义。越南河内的第 2 次“金特会”和第 3 次“金特会”虽无果而终,但应视为前进中的曲折。

朝鲜在世界上也是具有广泛“朋友圈”的国家。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第一次峰会之前,瑞典、瑞士、蒙古国、俄罗斯等国都积极表示可当“金特会”举办地。这不仅表明国际社会对朝美关系改变的普遍关注,也表明朝鲜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并不孤立。韩国《韩民族新闻》曾报道,在韩朝、美朝首脑会谈前,朝鲜就已在扩大友邦外交,持续发展与中、俄、蒙等友好国家的关系以强化了自身地位,与此同时,从东盟到北欧、从非洲到拉美,朝鲜同 160 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还有不少是“铁哥们”(如与蒙古国、埃及等)。③ 这就是“两极相联”,它既体现在第一次“金特会”的成功会晤,也体现在第二次“金特会”之前,在朝鲜背后出场和未出场的广泛的朋友群。从而必须看到朝鲜与美国对立中的关联,还有国际社会独立中的统一。

半岛朝鲜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以往几千年的历史中,朝鲜与中国及日本共同创立了中世纪的“东亚文明”。在东亚“汉文化圈”中,也称“东亚文化共同体”或称“东亚地缘共同体”,朝鲜民族曾共建共享所共同创造的“东亚文明”的荣耀和经济的繁荣。历史虽然不能简单相比,但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中国与朝鲜半岛地缘相亲和文缘相通的牢固纽带是“历久弥坚金不换”。④

东亚文明传统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同而和”,“和合”文化,善于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不是随意而为的。当今全球进入 21 世纪,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

① 曾仁强:《易经的奥秘》,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1 页。

② 陈先达:《中国百年历史变革中的辩证法》,《光明日报》2018 年 7 月 2 日“文史哲”版。

③ 刘仲华、王伟:《除了“金特会”,看看朝鲜外交有多广》,《环球时报》2018 年 6 月 7 日(7)“深度报道”。

④ 习近平:《传承中朝友谊,续写时代新篇章》,《光明日报》2019 年 6 月 20 日第 1 版。

时代主题,固守冷战思维、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旧理念,必然被合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所取代;执着于文明隔阂、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的旧唱本,必然被谱写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真诚对话、互学互鉴的新篇章所取代。朝鲜半岛问题从平昌奥运成为转机,这不是偶然的,是全球大势发展的必然。一直到目前为止,朝韩不断走近,朝美也随之在不断走近,在不断践行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双轨并行”的倡议中,朝美双方只要不断相向而行,就是解决朝鲜对美国安全的潜在威胁,也恰是改变朝鲜半岛命运的开始。这个过程可能时间要长一些,因为消除敌人比消灭敌人要难得多,所以延长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目的,换句话说过程就是目的,因为矛盾的统一就在过程中。“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①朝鲜半岛的命运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矛盾统一就是这个世界的“过程集合体”的组成部分。走命运共同体的道路,实现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与发展,是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for the Korean Peninsula to Take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Jin Xi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133002, *China*)

Abstract: The Korean people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have been ill-fated, especially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when the cold war mentality became prevalen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using the geopolitics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s a tool to engage in the “marginal zone strategy”, stationing troops in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building a Small Asian NATO, and trying to control the DPRK and the whole Northeastern Asia. In the 21st century, peaceful coexistence,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peaceful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have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our times.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aware of the necessity to respect North Korea's core interests, otherwise it will not be able to protect its own security while bucking the trend of global development. The Korean nation has cultivated the consciousness of unexpected hardships in their setbacks and sufferings, which has accumulated into the Tao, and the Tao has become a natural law. The Korean nation has long been waiting for an opportunity to stage a comeback. At the same time, the rise of China,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DPRK, has provided the Korean Peninsula, especially the DPRK, with political and security support and experience in social development, giving the DPRK a solid foundation to abandon its nuclear program and also offering it some experience to refer to in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The DPRK is grasping the destiny of its own nation, gradually integrating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world in a self-conscious manner, and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peaceful development.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various contradictory factors, a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rocess of their removal will be longer than the process of their elimination, it implies that the Korean Peninsula can create a hopeful vision for permanent peaceful development.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the inevitable path fo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Key words: Korean Peninsula, geopolitics, awareness of unexpected hardship, national destiny, peaceful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李　铄)

①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4 页。